

盜俠帖金



魏琦 著

# 金帖俠盜



(皖)新登字 04 号

金帖侠盗(上、中、下)

巍 琦 著

---

责任编辑：王玉佩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29.125

插 页：6

字 数：660,000

版 次：199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7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641-X/1·570

定 价：12元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内 容 提 要

闪着耀眼光光的“金帖十字令”叭地一声，钉在一座庄院漆黑的大门上，随即发生了一连串的奇盗悬案。这惊人的消息不但武林高手骇惧，而且连杭州六扇门的二等捕快也神色骤变。他们知道，金帖侠盗唐锦和出现了。由此，引出一场罕见而激烈的正义与邪恶地搏斗。神秘莫测的人物纷纷登场，却让你一时难分善恶；奇形怪状的武功招数相继隐现，却让你难分流派；威严的官府，藏着奸佞恶贼；馨香四溢的春坊，亦不乏良善美妇；争斗时，侠肝义胆扬威；情爱中，恋人喜奏鸳鸯谱……

全书分为三部，即：《翡翠人头》、《血匕》、《紫电魂》。惊险的情节，曲折的故事，犹如风掀海浪，跌宕起伏，气势宏伟。该书是不可多得的长篇武林佳作。

# 目 录

## 卷一 翡翠人头

楔 子	毒	1
第 一 章	毒酒、鼻子和毛病	5
第 二 章	八卦赤砂掌	22
第 三 章	欲擒故纵	37
第 四 章	两笔生意	53
第 五 章	惊变	69
第 六 章	云谲波诡	82
第 七 章	色之惑	94
第 八 章	秘道通向铁牢	109
第 九 章	金玉十字帖	122
第 一〇 章	鹤顶红丹	136
第 一 一 章	神秘的车把式	149
第 一 二 章	风雨八仙居	164
第 一 三 章	小巷秘事	179
第 一 四 章	初见端倪	195
第 一 五 章	翠花山庄血案	209
第 一 六 章	开棺取证	222
第 一 七 章	庆典风云	237

第一八章	真相 .....	250
第一九章	香销玉殒 .....	266
第二〇章	毒酒之谜 .....	282

# 目 录

## 卷二 血 匕

第二一章	第一碗茶.....	299
第二二章	是好戏，当然精彩.....	314
第二三章	天下第三杀手.....	327
第二四章	盗剑.....	342
第二五章	一心五用.....	355
第二六章	三无追魂散.....	368
第二七章	商丘，奇怪.....	381
第二八章	死亡陷阱.....	394
第二九章	万病大荟萃.....	409
第三〇章	阳光在静谧中闪烁.....	421
第三一章	轿内暗藏杀机.....	430
第三二章	钱二麻子.....	453
第三三章	山麓有间茅屋.....	469
第三四章	生母和继母.....	485
第三五章	白眉神.....	499
第三六章	血匕之巢.....	513
第三七章	龙潭虎穴白马寺.....	529
第三八章	走自己想走的路.....	544
第三九章	掘墓辨尸.....	561
第四〇章	还不到笑的时候.....	576

# 目 录

## 卷三 紫 电 魂

第四一章	雾谷魔窟 .....	589
第四二章	紫电不称剑，而称魂 .....	604
第四三章	雨夜鸣响啸声 .....	618
第四四章	真慧禅师陈尸荒庙 .....	632
第四五章	险哉峨眉山 .....	647
第四六章	<del>疾秀纯阳观</del> .....	662
第四七章	化血金丝针 .....	678
第四八章	南津关的惊涛 .....	693
第四九章	小姑奶奶的洗脚水 .....	707
第五〇章	金帖侠盗的分量 .....	722
第五一章	胜乎？败乎？ .....	737
第五二章	消失的茅庐 .....	753
第五三章	茶肆风波 .....	766
第五四章	君山探秘 .....	781
第五五章	九龙秘籍 .....	796
第五六章	寝室内的杀机 .....	811
第五七章	第一杀手之死 .....	824



<b>第五八章</b>	第六十五个问题 .....	842
<b>第五九章</b>	权宜之计 .....	857
<b>第六〇章</b>	无双联盟 .....	871
<b>第六一章</b>	决战光明顶 .....	890

## 楔 子

季冬腊月二十五，清晨。  
季冬腊月二十五，清晨。

终南山翠花丽峰北麓，被西北武林后生视为圣地的翠花山庄。

庄主姓玉名明风，乃是德高望重的武林前辈，有过轰轰烈烈的辉煌业绩。

十年前，玉明风金盆洗手，退出是非恩怨纠缠不清的江湖。

而今玉明风年逾花甲，更无心涉足江湖恩怨。终日在山庄之内莳草浇花、品茗饮茶，倒也自得其乐。

隐居多年，玉明风也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整座山庄连同闲杂人等四、五十众，总是玉老庄主第一个迎接初升的昕光。

今日玉明风照例起得很早。象往常一样，他缓缓打完一趟旨在活动筋骨的五行拳，尔后一面漫步，一面将山庄前后三座跨院的门逐一打开。

启开最后一道门，也就是翠花山庄迎来送往的正大门，玉明风忽然察觉到大门与往日有些不同。

玉老庄主的目光里恍惚有金光闪动。

他定定神，近前一步，看清在大门的右上角，嵌着一个

小小的十字形状的什物。

显然，这十字形什物是用内力挤嵌到木门上的。

玉明风苦笑了笑，不得已也运些内力，把那多少显出不大友好的物件取了出来。

昕光映亮一个用纯金打造的十字令帖，令帖长方规整，上面用质地很好的翠玉镶嵌着四个玲珑剔透的篆字。

玉明风仔细辨认了一下，终于认清了这四个具有某种威慑力的篆字：金帖侠盗。

“盗”字嵌在十字帖中央，字形显得稍大出其余三个字的一个轮廓。

玉明风又苦笑了笑。

他业已从道听途说中，知晓新近两三年，江湖出了一位号称“金帖侠盗”的江洋巨盗。

玉老庄主还听说，这位“金帖侠盗”每逢下手行窃之前，总要把一个唤作十字帖的标志送到被窃者手中；此举究竟是显示其作为盗贼的光明正大，抑或是炫耀其盗技之登峰造极，却不得而知。

但是，在诸多传说中，却从未有过“金帖侠盗”行窃失手的传说。

很显然，“金帖侠盗”的十字帖今日到了玉明风手中。

也就是说，翠花山庄面临着被盗的危殆。

那么，翠花山庄又有什么东西值得“金帖侠盗”到此一展身手呢？

金银珠宝？珍奇古玩？抑或是……

想着想着，玉明风的脑海突然浮现出一件莫此为甚的器物，这使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噤，周身哆嗦不已。

玉老庄主感觉到了真正的危机。

他立即三步并一步返回山庄，把家人、护院暨闲杂人等从睡梦中唤醒，告知这一令人心惊胆战的消息，并进行了以第三进跨院为中心的严密防盗部署。

所有人众都佩带了兵刃、暗器。

二十余条猎犬亦加入了防盗的行列。

整整一日一夜，翠花山庄处于高度戒备之中。

然而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十二个时辰居然宁静得没听到一声犬吠。

只是第二天清晨较以往稍稍有些不同。

全庄总是第一个迎接昕光的玉明风，直到太阳升到一人多高时，仍然没从床上爬起来。

惴惴不安的人们打开了玉明风的卧房。

几十只眼睛一下子看到耀眼的血。

玉老庄主被杀死在床上。他的人头不见了。

时隔半月，即翌年的孟春正月初十，虎踞在雁荡山雁湖岗的江南霹雳堂总堂，也象十五天前的翠花山庄一样，迎来了十字令帖造成的惶恐。

但惶恐的程度要低得多。

是为当今江南武林第一大门派的霹雳堂，自然不是翠花山庄所能望尘；霹雳堂各式各样的火器如何令人闻风丧胆姑且不论，霹雳堂密布江南各地的数万弟子姑且也不论，仅就总堂主谢云轩的红砂五毒掌，也足够“金帖侠盗”喝上一壶的。

因此，尽管谢云轩恰好是玉明风的刎颈之交，但连同谢

云轩的长子谢义为在内，没有人担心谢总堂主也会象玉老庄主那样丢了脑袋。

事实也是如此。

谢云轩没丢失顶上脑袋，却丢失了江南霹雳堂最最机密的火器。一共三种：震天雷，神火筒和五彩弹；数量也不多。三种火器共计被盗九件。

然而，这三种火器却是霹雳堂立足江湖、称霸江南的重要台柱；一旦这三种火器被江南其他门派仿造出来，霹雳堂在江南武林的领袖地位将受到严重威胁。

有识之士认为：震天雷等三种火器的被窃，几乎与谢总堂主的项上人头等价。

相继发生在翠花山庄和霹雳堂的事情，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江湖之上人言岌岌。两件事俱由十字帖而起，议论的中心当然是“金帖侠盗”。

但是，除了十字帖和“金帖侠盗”之外，这两件事依然存在着鲜为人知的内在联系。

微妙的、神秘的和恐怖的联系。

## 第一章 毒酒、鼻子和毛病

花团锦簇的客厅。

春二月，客厅中明窗下春花怒放。罌粟、虞美人、山兰素馨五彩缤纷，姹紫嫣红。

却闻不到花香。因为酒香弥漫了客厅。

十数坛佳酿，十州春、珍珠泉、锦波春、丰和春、……，坛口大敞，芬芳四溢。

这是杭州府第一名捕解一忌的客厅。

此时此刻，裂胸赤足、四蹄八开仰在竹躺椅上的人，但不是解一忌本人，倒是解捕头真正的冤家对头唐锦和。

说唐锦和是解一忌的冤家对头绝不夸张，因为唐锦和便是江湖上驰名遐迩的“金帖侠盗”，又称“天下第一偷”。即是说，近则杭州府，远则整个浙江行省，凡“天下第一偷”的十字帖所到之处，解一忌便不得不负起追捕盗贼之责。

另一方面，虽然很难令人置信，然而唐锦和确实又是解一忌的朋友。所以，“金帖侠盗”坦然自在的躺在解捕头的客厅里。

不仅如此。这位“金帖侠盗”仁兄，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怪癖：他不喝酒，却喜欢闻酒的芳香。于是，解捕头多年办

案积存下来的十数坛好酒，便争先恐后从酒窖深处“跑”出来，供“天下第一偷”的鼻子解馋。

精制竹躺椅上的唐锦和保持着极舒坦的仰姿。他微闭双眼，一动不动，静静地用鼻子品味不同酒的香味区别优劣。

他的脸孔转换着奇怪的表情。

忽然，他笑了，很甜。

于是，没有听到脚步声便出现在客厅的捕头解一忌，看到了这个怪人的笑脸。

解一忌不但没有笑，倒反哭丧着脸。

唐锦和忽然道：“解兄，你为什么干脆大哭一场？”

解一忌叹口气，走到条几前，捧起一坛标有“锦波春”字样的酒，昂头灌了几口，道：“亏你还笑得出来。”

唐锦和笑问：“为什么？”

解一忌道：“我要是你，我就赶快哭他娘的三天三夜，省得下葬时没人哭丧。”

唐锦和道：“那你为何不哭？”

解一忌又猛烈地灌了几口酒，不解地反问：“我为何要哭？”

唐锦和微微一笑，维妙维肖地学着解一忌的腔调道：“省得下葬时没人哭丧呀！”

解一忌道：“笑话！又没人布下天罗地网要我解一忌的命，我他娘的得哪门子葬？”

唐锦和淡淡地道：“虽然没有天罗地网，但你只要把那坛‘锦波春’喝他娘半坛，那杭州城六扇门中的第一高手就该下葬了。”

解一忌怔住了。

他好象突然发觉，浓烈的酒香中有一种刺鼻的辛辣味道。他的脸色变得发绿。粗硬的络腮胡子在颤抖。

唐锦和又笑了；奇怪，解一忌居然也随着笑了。尽管两人都笑得很自然，但决不正常。

除了最聪明的人和最痴呆的人，没有人会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好笑之处。

从外表看去，他二人皆非痴呆之辈；既非痴呆，那自然就是聪明。

解一忌就笑得很聪明，至少，他一笑，唐锦和便不笑了。

唐锦和道：“我好象第一次看见你笑。”

解一忌道：“你我做朋友的时间不长。”

唐锦和道：“做冤家对头的时间也不长。”

解一忌道：“我记得有两年了。”

唐锦和道：“我给你惹过许多麻烦。”

解一忌道：“你帮过我很多次忙。”

唐锦和道：“今天，我又给你惹了麻烦。”

解一忌道：“唐兄言过了。酒是我的，我迟早都会喝，与你唐兄何干？”

唐锦和笑道：“你不认为是我下的毒？”

解一忌道：“我解一忌既然是你的朋友，就该知道‘天下第一偷’从不用毒。”

唐锦和道：“常言道，此一时彼一时也。况且鸡鸣狗盗之徒，又有什么信用可言，值得你解大捕头如此信赖？”

解一忌道：“唐兄过谦。”



说话间，解一忌顿觉腹中一阵剧烈地疼痛，他额头滚下一串汗珠，手一颤抖酒坛子滑落坠地，摔了个粉碎，脚下发软，重重跌坐在靠椅上。

酒香更浓了。

唐锦和一直保持着他那极舒坦的仰姿，乃至解一忌毒发，他的眼睛也不曾睁大些许。

暖融融的阳光映照着他安谧的脸孔。

酒香中只有解一忌粗浊的喘息声。

少顷，解一忌支撑起沉重的躯体，问道：“唐兄，我有一事不明，不知可否请教？”

唐锦和道：“解兄请讲。”

解一忌道：“唐兄是不是怀疑酒里的毒是我自己的？”

唐锦和睁开眼，奇怪地看了看解一忌。

解一忌道：“唐兄，我以为，‘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防人之心，并非君子之心。”

唐锦和道：“‘天下第一偷’岂能与君子相提并论。”

解一忌道：“如此说来，唐兄果然怀疑我向酒里下毒！”

唐锦和道：“如果我矢口否认呢？”

解一忌道：“那么，你明明知晓酒里有毒，为什么还眼睁睁地看着我喝下肚？”

唐锦和缓缓道：“因为区区乃是‘天下第一偷’！”

解一忌道：“这与‘天下第一偷’何干？”

唐锦和忽然挺身坐起来，笑道：“因为普天之下，唯有‘天下第一偷’才有‘不死老人’的‘不死金丹’。”说着，也不